蓬窗日錄

遂窓日録卷之五

事紀一

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試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止録姓名鄉貫試録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

國初歲貢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嘗見新昌志載云禮部爲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部尚書任昂等官於　華盖殿欽奉
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式的國子監生爲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欽此今將中式

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者浙江布政司
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雍
鄱陽張公琬字宗琰洪武初以貢入太學試高等幷給
事中調戶部主事
高廟一日問曰汝職地官天下民數糧稅汝知否公不
事籌畫應對周悉
上喜曰汝可謂能盡心者庚申謹身殿災
上不朝者閱七日公謂衆曰天不可一日無日臣不可
一日無君吾輩當死諍之群臣方以嚴見憚俱莫
敢言惟公言之
詔可賜文綺尋陞戶部侍郎

高廟謂公曰朕以草昧之初行經鄱陽人物風土未遑
周詠可賦詩以對公應制曰門倚東湖小浦濱春
來景物益精神百花洲接新橋路五老峰連薦福
雲風度鼓鐘孤寺曉烟横楊柳萬家春風光尚想
還依舊上苑題詩得具陳
上爲稱賞尋放歸田里俄遣中使斬公於永平市復有
優
詔赦之已無及矣死之年甫二十七鄱儒竹居楊町哭
公詩云年少曾聞事
上皇朱衣咸羨好文章才名既已聞中外天命何須較
短長鶴入華亭悲夜月鳳回阿閣泣朝陽至今臺

上青雲士猶向金門說侍郎尋
賜塋祭江右之人不許任戶部官或云懲於公也
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翰林臣曰朕與卿
等居重城中猶覺凛凛如此邊將士晝夜嚴警殆
不可勝遂命書勑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此與
宋太祖裘帽賜王全斌何以異耶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詳減
不一其三則皆曰含譽宣德五年冬是星見于九
斿朝臣表賀
上謙不居賜之璽書相為戒飭時楊文貞公在閣進詩
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己丑其日丁亥夕瑞在

有大星如丸丸者之前有琴若射金玉其煌厥[illegible]
僉暨太史賀參百辟嵩呼賀祥獻壽皇德仁聖[illegible]
議是崇歸功穹祇歸功祖宗歸功聖母亦及臣子
申命飭勵敬哉無怠數句善寫聖君之心
正統己巳虜入關京城洶洶相慮姚公夔時為諫官建
言胡人所重惟馬今天寒地凍野無芻糧其來必
襲草場為久留計宜先焚之以絕其意詔從之虜
至果先趨場見焚燒殆盡皆驚愕嗟指自相謂曰
中國有人不可易也遂有退志及虜薄彰義門給
事中山西平陽徐公某請募諸將發下大將軍砲
虜軍被衝人馬虀粉其勢即解徐公復縋城而上

虜見之矢發如雨而公賴甲不得重傷自此諸將爭恃砲力虜卒不敢近城廷議二公之功咸超擢為侍郎

鹵簿之制兆於秦而其名則始於漢或曰鹵者大盾也以大盾領一部之人故曰鹵部或曰凡兵衛以甲盾居外為導從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按三輔黄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而宋

王欽若有鹵簿記

宋太祖於太廟寢殿夾室覆一碑謂之誓碑封閉甚嚴新天子即位禮啓黙誦雖腹心大臣近臣皆不知靖康之變方得縱觀其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

得加刑市戮連生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立國也如此

鼎而飾以饕餮貪之戒也呂氏春秋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簠簋而龜飾之廉之勸也孔子家語古之大夫有生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則曰簠簋不飾生蓋以龜形飾之龜之不食廉也簠簋人莫不飲食也可無省於是乎

燕山錄曰猿有手可以捕鼠而製擎於鼠鹿有角可以觸犬而製擎於犬鷄食蜈蚣而蜈蚣食其肉蚊最蟇目而燻蚊以蟇骨陰符經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蛍鶴青腰食虎此以小制大也尹和靖云濯綿

以魚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浣布以灰此以賤制貴

也爾雅素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鵁鶄以睛交變化

論曰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

鵲繞枝酉陽雜俎言釋氏書孔雀因雷聲而應孕

屭贔其形似龜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

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

有神力故懸於鐘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

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蟋蝪形

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蠖蜂其形似龍

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

來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

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
門上蚣蝮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
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蚴其
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
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

視鳩制柁視魚制帆燃草爆竹起於庭燎

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太
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出魏書鐘繇傳夏
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
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
今人元日以葦插戶螺則今之門環桃梗今之桃符也

崑崙山天下山之頂也迺天下山之至高處山之起勢處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濟水皆東流也其西面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土番兩廣水皆南趨也北即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南視陰山之地反為極南之境矣以此觀之地形如一亭子中高而四方下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必皆會同於四海

蟬冠朱衣漢制也幞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硃玉珮朱履是革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紗帽圓領唐服

也仕者用之巾笠襴衫宋服也巾環襈領金服也

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圓領明服也庶民用之

九達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蓋有赭丹赭丹者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念咒即致風雨如狗寶牛黃之類

元朝送終之禮用香杭木分爲兩片鑿空其中肖類人形小大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不窮財力不殉女子不祟山墳無復考誌遺跡豈有發掘暴露之患哉

宋元豐三年高麗入貢進日本國車一乘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致意館伴官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但本國欲中朝略見日本工拙爾

晉魏以來凡入殿奏事以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許入謂之監搜御史立禁樹下

唐之制天子日見羣臣謂之常參喚仗入閤百官隨入則無時不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時百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後唐明宗曰吾思見群臣可五日一入見中興便殿為起居之禮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為入閤之禮宋朝不改元豐

官制行始詔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恭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為六恭官在京朝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為朔恭官遂為定制

雀鼠耗之行起於後唐明宗明宗入倉觀受納吏許主藏竭產以償明宗惻然詔自今取石每二升至今守之所謂加耗也近世又立盤量出剩法因此歛民加耗又不足言也

元世祖以錢幣問劉秉忠劉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龍興朔漢君臨中夏宜用楮幣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將不靖此雖術數纖緯之學亦驗

北方九皂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如一巢二卵者置卒視之及其成數一乃狗耳取以飼養田獵之時鵰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麈背狗其狀無異於狗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

臧者所以盛受大物也商者商其遠近之物以聚之也賈者固也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廟者貌也所以彷彿先人之貌也財猶賦也近則汙人豪傑恥言之

海青鷙鳥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蜈蚣毒虫也遇蝎篆即不能行虮蛻長物也見蝍蛆則帳其口刺蝟能擒金蠶之鬼蠱鼷鼠能致猛虎之蠱死

鵓飛則蜮沉鴟鳴則地結鸛俯鳴則陰仰鳴則雨

孔雀辟惡鵁鶄厭火䴉能驚鬼水母生兒無目烏
鱉生兒無耳鶴所壽者無死氣於中也烏無胃肺
蛤蚕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蟣以無胃而盲聒抱者
鴇鷂鸛鵲也影抱者龜鱉鼉也鹿爵荁苗可解烏
毒雀御文葉可奪燕巢
大腰無雄龜鼉是也無雄與蜣通氣則孕細腰無雌蜂
類是也取桑蚕阜螽子咒而成之詩云螟蛉有子
蜾蠃負之是也纯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暮鳩鳴
即小雨朝鳶鳴即大風
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
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

與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寵幾先朝
奉云古來駟馬秦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
漢官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
冤抑擊之詭士師聽辭如今之登聞鼓也以肺形
者肺主聲聲以達其冤且形便於垂令則不然凡
琳宮梵宇皆繫擊之云為響石樂器者失其義也
蚩尤之五兵李斯之篆書苟便于世人其舍諸伯鯀之
城也夏桀之瓦也祖龍之長城也煬帝之漕河也
至今賴之故曰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
物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論之至漢文帝感太倉
公女之言而除之班固著論宜復迄漢末魏初陳

紀又論宜申古制孔融云不可復欲申之鐘繇王朗不同遂寢夏侯玄李勝曹羲丁謐建議各有彼此多云時未可復故遂追焉

上公備物九錫一大輅各一玄牡二駟二袞冕之服赤舄副之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四朱戶以居五納陛以登六虎賁之士三百人七鈇鉞各一八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九秬鬯一卣珪瓚副之

水之怪為龍罔象木之怪為夔魍魎土之怪為羵羊火之怪為宋無忌

鸂鶒能敕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鵁能巫步禁地啄木遇蠹以觜畫字成符而蠹自出鸛有隱巢木鷙鳥不

能見燕御避戊巳日則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之則啣其中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躰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

鍮石類金碔砆類玉木蘭類桂奚醯類檀蛇床類蘼蕪人參類薺苨檜類栢狐狸類狗鸑鷟類鳳野馬類麟

山呼漢制也自漢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則

天賜宋之問始罷侯置守秦始皇之法也匈奴右臂漢武帝之法也天地合祀劉歆之法也九廟同堂漢明帝之法也以笞杖徒流死之刑斷獄隋文帝之法也進士設科隋煬帝之法也藩鎮不許擅殺宋藝祖之法也經義取士而不用詩賦與夫保甲保馬免役顧役王安石之法也革中書省分任六卿

聖朝之法也

本草經曰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鍼琥珀拾芥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獺膽分杯其氣候之相關感也

壹曰偏紀貳曰小録叁曰逸事肆曰鑠言伍曰郡事陸曰家史柒曰别傳捌曰雜記玖曰地理拾曰都邑簿

西京相璠曰京有小索亭世語以為本索氏兄弟居又為索水晋志京有大索小索亭漢書京索之閒也

計然云人受命於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脉三月而胚謂如水胞之狀四月而胎謂如水中鰕蝡胎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謂血氣變為肉肉為脂脂為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九章筭法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

六傍要七盈足八鉤股九

語林云王中郎以圍棊為坐隱或亦謂之為手談又謂
之為棊聖

寠數上獻云東方朔以為寄生竇餅人結茅為經以戴
頭上狀如環

露布捷書之別名以帛書揭之竿魏武奏事謂之露板

公孫龍以書有四目四聰遂以聽天地人為藏之三耳
藏善也以白馬非白馬數也其意着改其說無以
數入

易之生物奇偶三才之數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主日
月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

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升升主狗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獸故禽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故蟲八月而化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名見於曲禮指四方星之形似而言師行則畫于旗旐之上以象天而示武蓋以角爲角心爲心尾故謂之青龍以參有四足如虎故謂之白虎以翼爲翌井爲冠而軫如項下之嗉故謂之朱雀以虛危如龜而騰蛇在虛危度之下

故謂之玄武詩注所謂鳥隼曰旟龜蛇曰旐楊子所謂龍虎鳥蛇是已玄武位在西北故曰玄神有鱗甲故曰武宋真宗避聖祖諱故改玄為真說見篁墩集

鄉飲歲以正月望日十月朔日舉行按鄉飲酒義云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所以明養老也愚謂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仁之道也故坐主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之蓋以天地之仁氣

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也賓者謹其進退之節義之道也故生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之蓋以天地之義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故也求諸天地之氣以定賓主之位豈苟争哉禮樂節文莫不有義存焉學者宜致思焉

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於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己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卿正履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于屏其明旦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

叟或爲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夕夕月於西門之外别陰陽之義也

五方正神之别名東方之神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南方之神其帝神農其神祝融西方之神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北方之神其帝顓頊其神玄冥中央之神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六神之别名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明星神一曰靈星其象在天舊說曰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火爲天田厲

山氏之子柱及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故祠此三神以報其功也漢書稱高帝五年初置靈官祠后土祠位在壬地社神蓋共工氏之子勾龍也能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為土正天下賴其功堯祠以為社凡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野位在未地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殖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為田正天下賴其功周棄亦播殖百穀以稷五穀之長也因以稷名其神也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露之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尊而表之

人望見則加畏敬也先農神先農者蓋神農之神

神農作耒耜教農耕農至少昊之世置九農之官

如左

春扈氏（扈止也）農正趣民耕種（鳻鶞也）夏扈氏農正趣民芸除

秋扈氏（切玄）農正趣民收斂（切藍）冬扈氏農正趣民蓋藏

棘扈氏（切黃）農正常謂苹氏一日掌人百果（切丹）行扈氏

農正晝為民驅鳥（唶唶）宵扈氏農正為民驅獸（嘖嘖）桑扈

氏農正趣民養蠶（切脂）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鴳鴳）

南方流水通呼為江北方流水通呼為河南方止水深

瀾（遠近）謂之湖北方止水深（遠瀾）謂之海子

漢律歷志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二十七歲至元

封七年後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
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閼逢之歲歲在甲曰閼逢
在寅曰攝提格此謂甲寅之歲也然則乙卯曰旃
蒙單閼丙辰曰柔兆執徐丁巳曰強圉大荒落戊
午曰著雍敦牂己未曰屠維協洽庚申曰上章涒
灘辛酉曰重光作噩壬戌曰玄黓閹茂癸亥曰昭
陽太淵獻甲子曰閼逢困敦乙丑之歲曰旃蒙赤
奮若
正月得甲則曰畢陬二月得乙則曰橘如三月得丙則
曰脩窈四月得丁則曰圉餘五月得戊則曰厲皋
六月得己則曰則且七月得庚則曰室相八月得

辛則曰塞壯九月得壬則曰終玄十月得癸則曰

極陽十一月得甲則曰畢辜十二月得乙則曰橘

涂

廣雅云東方蒼天東南陽天南方炎天西南朱天西方

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

五經通義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淮

南子云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

登于扶桑是謂朏明音裴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

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

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西南山谷是謂

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回于女紀是謂大還經

于泉隅是謂高舂頓于連（音[illegible]）石是謂下舂爰息六
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
定昏日入崦嵫（山）經細柳入虞泉之地蒙谷之
浦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漢書云月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行
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曰北陸分則
同道至則相過晦而見西方謂之朓朔而見東方
謂之朒亦謂之側匿朓健行朒縮遲
周官天星皆有分野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
斗女楊州虛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
冀州觜　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

軫荊州

中國有洞天三十六所皆謂之天第一王屋山洞天周回萬里名小有清虛天其次委羽山洞天周回萬里名大高空明天其次太玄總真天其次三玄極真天其次寶仙九室天其次上玉清平天其次珠明耀真天其次金壇華陽天其次左神幽虛天其次成德隱玄天皆仙人所居也

夜半日出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曰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出近閱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暘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又宋學士集云補怛洛迦山在東大洋海中鷄

初搋遙見東方日出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唐人詩云海岸夜深嘗見日非虛語也

晝夜百刻晝夜有十二時十二時有百刻一時八刻以十二時計之止九十六刻餘四刻不知何在或以問于予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兩端而已晝夜者陰陽之象也以晝夜而分之則有十二時以十二時而分之則有百刻以百刻而細分之則又有六千分焉非陰陽之數止於此也蓋陰陽無窮盡者愈推則愈有姑以六千分而為之限耳故以一刻言之則得六十分八刻六八四百八十分亦多二十分蓋八刻有上四刻下四刻上四刻如初刻正

也有初初刻多十分焉合二百四十分所以十二
時一百刻而總六千分也
程子云塟須為坎室乃安若懸棺直下便以土實之虛
土易低凹同而流水必趨土虛處棺槨雖堅恐不
能勝許多土頭有尖比化者無使土侵膚之義此
誠有之茫茫莫山阜之域土高而堅可為坎室若
大陸大野坦疏之區江南閩越水淺土薄之地則
不可能縱砌磚石成室終為水壑不如灰隔
萬無一失也昔有人塟父始為灰隔心亦未敢必
其堅久及塟母前後多三十年開壙視之已堅如
石擊之有聲用鐵鍬削分毫不能入始知灰隔有

益亡者又非坎室可得而同矣

潮汐

潮汐吉州馬氏取禮記致日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至爲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朔後二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

陽而縮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邵子曰海潮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黄瑞節曰先儒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水浮則海水縮而為汐其說與地氣四遊春夏秋冬升降不越三萬里相為表裏而獨取余襄公海潮圖序以為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長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長乎南北一月則潮盛乎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

乎春秋之中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非因地之浮沉也愚謂以上諸說皆不同但天一生水體陰而生於陽周流進退於地之外天之中恐未可專以繫月為消息也若以為元氣升則地沉而水溢氣降則地浮而水縮則原隰地形古今如故未嘗有見其沉浮也朱子經緯之說蓋天地間一大條段五行之氣皆消息盈虛其間而况於水乎但月加子午陳氏既已疑之而卯酉則日月升沉之處也惟馬氏以日月晦朔陰陽消息潮汐應焉似為有理又以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於地中水會月而生潮及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皆本諸舊與

余襄公序說同要之水爲天地脉絡陰陽所鍾消息盈虛與元氣相爲循環終始雖類從於月而其氣未嘗不同於日況月臨卯酉亦日暘谷崦嵫升没之候而月得太陽之精而有光水因朔望之充而生潮則其氣機感動未始不相因也故月合朔陰陽之精所會而爲辰氣進而長水爲浮物與氣升降而爲潮春秋時當水盛故潮尤大嘗聞之江海居人遇潮之日雖缾罌注水皆浮溢而出於理亦可見矣

陸渭南云濂溪之生也世但以佳士許之耳既死蒲左轄作誌黃太史作詩其稱述不過如此向使無二

程先生後世豈知濂溪爲大儒傳聖人之道者耶以此知人之埋沒無聞者可勝計哉

史臣作傳遺其大者不特一人也宋范仲淹在天聖慶歷間洛學未啓也公用兵於西而張載上書論兵公一見知其遠器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遂以中庸一帙授之夫中庸傳道之書也而公初揭示後學如此非見道分明者耶或以中庸爲程氏表章未之思矣然則仲淹之所以爲宋朝人物第一者豈徒以剛大之器經濟之畧先憂後樂之心哉史又稱公弱冠時大通六經之旨則公固斯文之豪傑也愚考於梓溪文集云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篇語

大戴禮所載則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之猶弗愛也人莫不思

其父祖思而不知奉其教猶弗思也陸放翁云

書傳九言九者皆指其極而言也桓公九合諸侯令考之不止九也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十篇亦止言九也如九陵九淵九攻九守皆以此例之若九丘九有九圍九州九藪九寰則又不同耳公羊云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猶漢紀叛者九起云尔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逸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

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耶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忠公每維舟清玩意有所感必悽然遐想屬在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嶽盡伊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得喬處士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爲荒榛首陽微岑尚有薇蕨山陽舊徑惟餘竹木吾乃芟荊棘驅狐狸如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于庭

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為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各有遺恨至於玄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及矣越蠡激文斗以肥遯晉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雎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翔如吾者於祭無衛足之智處鷹有不鳴之患雖向泉石杳無歸期晉此林居貽厥後代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也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

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過代薛令君於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惟岸為谷谷為陵然後已焉可也歐陽子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

至或泼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王喬爛柯辯

按蘭曰新安爛柯山有王喬洞洞之上有洞真觀觀有碑刻云昔王子喬好吹笙跨鶴緱氏山中又云爛柯山仙人亦名喬名賓今觀其文意則是疑王子喬即王喬以王喬即王賓泛泛猜度殊無的見竟不知觀此二人非一人也且王喬有三其一即子喬乃周靈王之大子晉亦名喬其一漢明帝時

人為葉縣令其一蜀之益都人俱有仙道按述異記王質晉時信安郡人採樵逢一童子奕棋石室中童子與質一物如棗食不飢置斧於坐而觀童子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此二人者世代既殊出處亦異今以爛柯之事歸之子喬則子喬乃太子非樵者若歸之漢王喬則為葉令亦非樵者若以為蜀王喬事又非實可據則爛柯為晉王質明矣衢州有爛柯山是也今新安之山亦曰爛柯者云晉時有人於是山得一斧無柯以火燃之澌澌有声以為神異蓋斧在土久受濕氣然也而好事者遂以為王質爛柯之斧又因山有仙

人王喬洞故以王賁即王喬而名其山為爛柯山也以訛傳訛莫有推其理而辯之者以至詞人墨客咏歌其事既用爛柯又用免烏亦是以王喬王賁合爲一人爲可笑蘭因修河南郡志見其舛誤作是辯以破千古之惑楊升菴亦云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廣者昔有王僑犍爲武陽人爲相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僑也唐詞云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久矣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海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

諡自東漢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諡即匹夫之諡也不始于東漢矣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喝取鷄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鷄失侯二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

淮南子曰狼者類知而非知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戇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於莧也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蛇床之與蘪蕪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式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負

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代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嚴君平注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

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材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有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孽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六朝人才常兼爲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

也敬其律已也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方鋭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獨不與嗚呼靡亦豪傑之士哉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内修文治其論星歴宋定欽天歴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於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安石啓之也門

生子婿捫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諸人爲魑魅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鶩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及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雖後漢晚唐禍不若是其烈也而反得列於名臣何哉劉文靖公因書事詠安石云當年一線魏鞄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鵑宋子虛詠安石亦云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柰花飛怨杜鵑二詩皆

言宋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畜不露可謂詩史矣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太傅曰大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責在地公

干將莫耶始出於型不足以截耷草而割敗肉及砥礪其鋒鍔而淬製其神靈則斷蛟龍剸犀象如砟虀粉夫人之生也使無聖人脩道之教君子變質之學而惟術其性焉則禮樂之節無閑倫義之宜罔知雖禀上智之資亦寡陋而無能矣況其下者乎

儒者不重聖人修道立教之功不論與孔子言性背馳與否乃曰孟子之言性善有功於聖門是棄仲尼而尊孟子矣况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者舍之而獨以性善爲名何哉

揚惲致日食之咎可乎張溫應大臣之氣可乎中台星坼委之張華可乎太白食月屬之曹爽可乎邪術之爲世害豈一日之故哉

維持國命在紀綱修舉使君臣志氣委靡無振奮激烈之圖必一槩苟且了事此紀綱之日蠱也久久習成不免奸権竊機以來之矣晉之中葉彊臣悍將居外承制廢置自由天子徒擁虛器于上唐之末

造方鎮據地逆命雖奉正朔貢與列國無異國勢至此紀綱絕矣動爲厲階莫敢誰何雖欲不亡豈可得乎

民苦思亂亂久思治治則思休乃理勢必至之期也漢惠高后之際奚有先王經國之謀以施諸世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直以海內脫戰爭之苦遂生養之計故上下樂於休靜耳由是觀之有國者惡用苦民哉

桀紂謂之獨夫言衆叛親離不與爲君也人主非有桀紂之惡民必不忍棄之雖有強力廣謀以僥倖非義必不能得漢二季是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

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自天祐之曹操知之乃挾
天子以令諸侯是假之也假之而猶勝之況傾心
王室順天信人其功業所就又豈可量乎

人臣須要識道曉事濁治亂安危之機具幹旋通變之
才者方有濟救匡益之功徒取夫無用文藝之名
以置諸裁割庶政之位倘際夫危疑艱棘之變必
不出因循苟靡之圖行也無遠機長睹徒快於目
前事即有達才秉次無緒矣所謂文人靡靡不閑
經世其此之謂矣

古人有身教焉今人惟恃言語而已矣學者安望其有
得近世復有以清心靜坐解悟教人者求諸義理

德性人事之實則茫然不達此又言語之不如也

存養在未有思慮之前省察在事機方來之際大學心有所忿懥有所好樂有所恐懼有所憂患則皆不得其正是敎人靜而存養之功也能如是則中虛而一物不存可以立廓然太公之體矣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克去已私是敎人動而省察之功也能如是則已克而一私不行可以妙物來順應之用矣聖人養心愼動之學莫大於此學者當並體而躬行之則聖人體用一源之域可以循造矣

謝靈運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故曰長卿

辭賦終於文園靈運文才不以應宦凡亦用人之當
然也
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訓者以戶竈中霤門井為五按
月令云孟春祀戶祭先脾孟夏祀竈祭先肺季夏祀
中霤祭先心孟秋祀門祭先肝孟冬祀行祭先腎
言行不及井祭法五祀亦言國行而無井惟白虎
通有井故漢魏晉以來五祀皆以井居一至今為
然學者以祭法月令為古典可據而疑井非以今
觀之先王之所以興祀者凡以報其功德而已門
戶資以出入中霤資以居處竈井資以養生是井
較之行於人尤切似宜常祀行於出行時舉之義

各當矣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死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性靈無壅者也此時指其文詞一藝言之要諸大夫之實在先德行政事耳

溫嶠爲劉峴長史見峴忠節後嶠削平蘇峻功在社稷亦峴有以啓之可見人不可不與賢者相處

後漢書漢陽太守龐參候郡教授任棠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致於廳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薤本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門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參任職果能

抑旗扶弱以惠政得人語林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方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也洗盤者欲吾清如水也抱小兒者欲使吾愛民如赤子也因遂行其志焉若二公者亦可謂善悟矣

蜀志諸葛亮爲人公正嘗表廢廖立徙汶山亮卒立爲之泣亮又嘗廢李平徙梓橦亮卒乃發病死志評亮云亮之爲人開誠心布公道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蓋亮書嘗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應亨與州將臧拳拳以公正爲言謂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私無邪而政教

不行未之有也嗚呼此武侯實踏篤行有味之言也任子曰火佚焚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公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不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爵之而非私誅之而非怒天下豈有不服也哉嗚呼吾於武侯見之矣

蜀張奉使吳而致薛綜虫入其腹之侮吳張溫聘蜀而取秦宓天子姓劉之對言語爭勝之士無益於辭

令而又以辱國如此宋初江左徐鉉入聘當差官押伴朝臣皆以文辭不及為憚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者一人以行中書不敢請殿侍者慌莫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度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其人但唯唯徐殊聒數日既無與酬復者亦勌而止論者謂當時陶竇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騁詞詎不若鉉太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仁宗時余靖使契丹能為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詩契丹主大喜及還坐貶官仁宗待虜有禮固不欲纖微迕之然亦自為使體非宜耳英宗朝王拱辰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

每得魚必酌拱辰親皷琵琶以侑飲及還趙抃論
其輙當非正之體異時北使援此有請將何辭拒
之抃之論拱辰是也拱辰之罪又將何辭或謂作
胡語在靖皷琵琶在虜主昔者衛甯武子聘魯文
公燕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拜又不答賦行人
私焉武子婉爲其詞而繼之曰不敢干大禮以自
取戾拱辰當日之事獨無可爲干禮取戾以自辭
於虜主者乎

晉羊祜在位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大
過祜曰拜爵公朝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宋王曾在
中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受恩避怨每薦用人不

求人知尹師魯嘗面言曾盡少收門下士曾曰思欲己出恁使誰當二公之心如此豈獨事理應然而勢權所在亦自有須忌者漢田蚡爲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武帝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幸爾宋顔峻久執朝政庚徽之奏其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己尋下於獄賜死

昔人有言厲憐王人生所患莫如厲至貴莫如王王而爲厲所憐王之所處必有所不安於厲矣宋建平王宏子景素在藩甚得人心而諺聲日積當廢帝時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璡獨處曲臺有鵂集於承

塵上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於風烟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後景素纘謀舉兵竟爲臺軍破斬之梁元帝世子方等嘗著論云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墜若使吾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爾後以母徐妃失寵方等意不自安求出征至麻溪軍敗溺死臨行與所親書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方等蓋不愛於所生也然則王之

逢忠弗保欲求爲魚鳥不可得况人乎昔趙簡子嘗歎雀入海化爲鴿雉入于淮化爲蜃黿鼉魚鼈豈不能化惟人不能悲夫斯亦觸物有感者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舜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支父辭之讓王一事昔人豈眞欲務高斯世哉周靈王之子僑求歸山梵淨國王世子釋迦牟尼願出家豈眞慕於他術哉仙佛二道脫離人間於欲求爲幻化事可知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必先呵責譴辱之若美相盻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王分

功此所謂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旣無以為惠又不徵借顏色即成大怨亦鄙薄所不任其後顏峻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事同此趙宋李昉為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温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其後秦檜事亦同此然檜以此為濟奸之術槩之於昉非所擬也

兼銜

國朝藩省大臣兼銜工部尚書吳廷舉先任廣東右

布政使特因嶺西道猺獞嘯聚命兼兵備副使經畧其事此正德年中之事也山西兵備副使張鎬兼叅政管營田密雲副使王倫兼叅政仍僉事照舊整飭兵備此嘉靖二十六年三十年之事也近日都御史鄭曉奏捕獲倭寇八十餘人副使張景賢陞叅政仍兼兵備又因倭寇攻刼城池僉事任環身親戰陣斬獲功多陞右叅政兼副使仍舊兵備山東副使李桼陞右叅政仍舊兵備此又嘉靖三十三年之事也近以城工未完通政叅議秦梁兼給事中大理寺丞董威兼御史仍管城工此亦一事也視之外庭則又不同庚戌因虜臨城以翰

林院庚子趙貞吉兼御史出城宣諭此出特旨若以蘇州知府兼參政如徐讚東昌知府兼參政如葉天球平凉知府安惟學兼四川布政司右參政俱仍掌府事如河間知府兼僉事如尹耕則又異矣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罔牧則悍鷹鸇者野鳥也一爲縶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説也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枝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王逸少在東晋特温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

沆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

棲偃識見議論閑卓當世亦少淇公卿愛其才器

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

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

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

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

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

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

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

爲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

者疲竭根本各從所知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

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由以前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内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江淮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元蘇伯衡曰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温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慕容德乘高享燕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

昔全盛之世梓慎巴生淳于二鄒之徒蔭修檐臨清沼忽飛馬之椎辭奮談天之逸辯指撝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墓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裔戎馬之梟其言若茲亦佳虜也又按慕容者步搖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爲步搖後訛爲慕容因以為氏馬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至非蛇說也陣說也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非馬說也兵說也

楚子問鼎而王孫滿以郟鄏卜世卜年之事拒之史記

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則是無是事也而後人緣此又爲屬過其曆之說茲所謂癡人說夢者

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王能解結者佩觿能决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曰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古今注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子雲逐貧賦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于美一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

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横行濶視於綴述之塲者子厚一人而已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爲辱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京爲羞及其季代中葉秕政孽興則羔捘以賕賄爲論思臺諫以珎玩爲戲物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爲詩文甚者如倪僎售妹於侂胄而得府蘇師旦獻妾於侂胄而入閤意黑頭宰相紅鉛夫人今之視昔可爲咲恨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牛僊客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李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基

所用敗綦之著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荅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

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徤此蓋省字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宋陳騤曰古文取詩即云詩取書即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誥爲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爲西方之書（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爲尹告（禮記）以大禹謨爲道經（荀子）不曰仲虺

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止稱汋曰武曰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爲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爲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旣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誚無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並載之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高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慧濟謂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章今卿白麓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

打狗杖耳道貴聞蟋蟀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嫛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亹亹潛潛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揚長引聲發喉中脣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舉文句則如端夏澂無事忽景又云依儀莫依語又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又云籠飧詎貴釣餌離嘗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江湖春情生死者肉栖猶桎梏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莊衿老帶彈沐斜埃又云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辯也

徘徊二字始於漢人高后紀徘徊往來思玄賦馬倚輈而徘徊息夫躬辭鸞徘徊兮注徘徊不得其所也茂陵書屋皆徘徊重屬行之移晷不能偏是也徐鉉註說文乃云徘徊寬衣之貌字當作裴回誤矣宋仁宗賞花釣魚諸臣和詩無別押者優人有徘徊太多之誚余思漢書相如傳有安翔徐徊昭帝廟號從徊揚雄賦有徊徊徨徨唐松陵詩有遲徊庾信文有徐徊當時諸公未之精思耳何遽謂無耶

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有宋人石刻一本

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迁共生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火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髮上生心之餘眉傍生肺之餘鬚下生腎之餘

肉言歌者人声也出自胷臆故曰肉言謂不用絲竹相和也童子歌曰童謡以其言出自胷臆不由人教也晋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

說築傳岩之野築之為言居也世遂謂傅說起於版築雖孟子亦誤用之伊尹負鼎以干湯負鼎謂尹有鼎鼐之才也議者遂謂尹為割烹庖人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便誣子貢入貨殖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便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晋而伯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論語曰為

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謀於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誤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尚書注怪石之貢以為奇怪之石是以禹為牛僧孺米元章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是以聖人為品水閒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皆可哭也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為字有廟江壖為婦人狀陳學士簡夫留詩云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者誰知誤行人但乞靈世之以訛為真如上數事真可嘆也杭州有杜拾遺廟村學究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其謬至於如此今世以神農為醫師以其嘗百

草也以夏禹為行雨之師以其嘗治水也陳摶隱居華山或謗其與毛女往來諸葛亮譏言草廬遂繪其縛草為舍

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蝤蛑二曰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蜞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蜠十曰蝦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彭蜞又有黃甲黿鼊蟳蠘在海中黿鼊島之東此可補蟹譜之遺然蟹譜亦甚畧首不引汲冢書海陽巨蟹其殼專車何邪余又考本草又有禁步又有執火又有彭蝟六足者名蛫四足者名比皆有毒若誤食之急以豉汁可解

工官塩官鐵官銅官錦官服官羞官羣官渴官林官畦官湖官陂官楼船官發弩官均輸官橘官苑官涯浦官皆秦官名而漢因之雜見於諸傳百官表不悉載者微乎微者也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合之藝師有此乎

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然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何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椎

建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鴻匠也邊公材不遠識朴質有餘而華釆不足豈天稟限之歟景明文不如其詩十二論多局而不鬯信哉作者之難也余常見楊太史升菴論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数之文宗讖緯司馬遷記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吾鄉說　　宮珪

吾鄉地廣土肥民亦竭力其中而卒無千石之富者何

也豈上之人侵漁之哉下之俗侈靡耶已而覘之蓋非二者之弊乃賈人斂之耳吾鄉之民朴鈍少慮善農而不善賈而西方之賈人歸焉西江來者尤衆豈徒善賈譎而且智於是吾人為勞力而不知也方春之初則曉然於衆曰吾有新麥之錢用者於我乎取之方夏之初則白於市曰吾有新穀之錢乏者於我乎取之凡地之所種者賈人莫不預時而息散錢其為利也不啻倍蓰奈何吾人畧不計焉一有婚喪慶會之用輒因其便而取之逮夫西成未及入囷賈人已如数而斂之由是終歲勤動其所獲者盡為賈人所有矣尋此之利寧有既乎

吾鄉之民坐是卒無千石之富尚不覺悟若恃賈人以生者寧與之剝而甘心焉嗚呼朴鄙少慮一至於此惟長人者能禁其弊不數歲而吾民富矣

岳武穆鄂王廟復建記

王惲

惟宋岳武穆鄂王廟在武昌者其所封地也在錢塘者其所葬地也在湯陰者其所產地也而在開封之朱仙鎮者其所建功地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芳定國則祀之此王所由以廟於諸地也茲朱仙鎮寔王建功尤大之地其故有廟容廢不舉乎惟王自幼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誓以忠誼報國自應募至為將大小凡百餘戰皆能以寡

擊衆未嘗一少挫屹然恒保障江南上游而在中原雖兩河奏捷不一惟郾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兵威尤震能俾金人俟降棄避駸駸乎恢復之勢矣柰何姦臣之主和議者忌其成功將不利己一日發十二金牌趣召旋師且竟為所害天下後世莫不為之扼腕而當時其地遺民頂香饋餉泣留不得者念其功而憫其死相率為廟貌以私祀之金人固莫之知而宋亦未有舉之者逮孝宗朝始因書生與其故部曲訟其冤詔復官以禮改葬錢塘建廟于鄂額曰忠烈嗣加謚爵而朱仙鎮之廟以地非宋有未蒙命祀歷金元來廟遂湮矣入

國朝錢塘因墓而廟湯陰因鄉而廟皆載祀典惟朱仙鎮之廟泯無遺址春秋社會第設位以祭誠曠典也乃成化戊戌夏四月今河南左布政使吳公節方為右叅政嘗行部過馬詢得其地有關義勇武安廟二召鎮之父老謀以其一改為岳王廟父老咸曰是所願也吳公乃為措材甓暨百需以庚子秋九月撤關王重廟之就圮者別建中屋四楹翼以左右兩廂各四楹前豎門樓一座繚以周垣肖岳王像其中旁列部將張憲子雲以配扁曰岳武穆鄂王之廟至明年春三月落成吳公偕僚佐以禮告慰於是土人歲時享祀如故或者曰關岳

兩王忠誼炳炳百世一日殆難伯仲法皆宜祀今乃舉一而廢一於義何居予曰關王祠廟海內茲鎮且有重廟岳王僅廟數地而茲鎮實其却金興宋之地距關王許昌辭曹歸劉之地不遠皆其所由以廟而尤人心天理之不容泯焉者也吳公斯舉殆亦微顯闡幽之意矣乎會開封知府張侯岫以廟成來請記遂為書其事於麗牲之石而系以迎享送神詩俾歌以侑祀焉詩曰風泠泠兮揚旂香冉冉兮與雲飛王騎龍兮自天來山川如昔兮人民非盪腥膻兮穢俗蔚衣冠兮舊服卒中原兮恢復羌王心兮慰以足右迎神旂搖搖兮風揚雲

靄靄兮霏香薦桂酒兮椒漿王降靈兮洋洋洋洋兮如在紛旅舞兮羅拜拜益虔兮匪怠冀錫福兮靡艾右享神旂搖搖兮揚風香和雲兮騰空王遄去兮鴈旋龍翔騁碧落兮渺焉從王昔奢咸兮斯地垂令兹兮沛餘惠雨暘時若兮弭灾沴錫我民兮屢豐歲右送神

觀老子之道以退為主而惟欲利已及其敝也害治是故得其靜修者為方士之解形得其吝嗇者為晏墨之苦儉得其容忍者為申韓之刑名得其離聖去智者為莊列之放達得其不敢先事者為持兩端之奸得其善為保持者為避難之巧得其和同

而不絶俗者為衒鬻之鄙夫夫是道也其始也未嘗不曰可以治天下其終也反以之壞天下道慎乎哉道慎乎哉

何謂大衍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聖人立揲蓍之法去其零五之小數以五十之大數行之故曰大衍其用四十有九虛其一而不用何也曰用全數則分之皆二十五之陽數非天地陰陽之法象矣故去一而用四十有九去一若太極也四十九而中分之陰陽之象數全矣故曰不用而用以之生非數而數以之成者是矣王弼曰不先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先言大衍之數五十者明大衍包天地

之數而非天地之數生大衍也此其義何如曰非也古之聖人有所制作必取法象故包羲立揲蓍之法取天地奇耦之大數而衍之故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以出於天地自然之數然也夫大衍者以衍天地之大數為名也名既出於天地之數非天地生之而何哉外大五之外猶有小五皆天地之正數也大衍止包五十尚餘其五安得謂包天地之數乎

伊耆氏始為蜡祭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其神八類一曰先嗇先嗇者始辯百穀之種重者二曰司嗇因先嗇之種而啓播事者經曰

主先嗇而祭司嗇是也三曰百種百谷之種也經曰祭百種以報嗇是也四曰先農古之教民農事者五曰郵表畷郵郵亭表田畔畷田畔可上處皆田官督勸農事之地經曰饗農及郵表畷是也六曰貓虎田鼠田豕皆能害稼貓虎能食而除之經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是也七曰坊坊所以障水八曰水庸庸溝也所以受水亦以洩水二者皆農事之備經曰祭坊與水庸是也禮注以昆虫為一而落百蓋不知經之昆虫乃祝詞耳以昆虫居一則亦當以[illegible]本為一也可乎

魏鶴山云禹順五行之性治水先從北方用功次東次

南次西乃終於雍此大不然禹治江淮河漢皆自西而東先疏其上源而後及其下流也如道河自積石至於龍門至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邳北過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入於海導漾自嶓冢東流為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汶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醴過九江至於東陵東為中江入於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入于海皆自西而東順其就下之勢九此非有所謂順其五行之性自北而東而南而西也以四瀆次第言之則又先河次漢次江皆自北而南導濟導淮亦自北而南導渭導汧自西而東

亦與所謂五行之性不合蓋縁洪範首論五行故締儒附會於禹治水耳不知禹平水土而後五行之利得以足用於民乃洪範之大義鶴山大儒而亦信此附會之說殊不可曉

跪坐拜說寄洞學諸生　朱晦翁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拜禮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

之類（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舉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以爲坐禪之意誤矣）凡言坐者皆爲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人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字相類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

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大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既畧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倣此以免於蘇子瞻𥬇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強至今以

爲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以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倣文翁石像爲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跏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揚王休子羨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

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華千載之謬爲之嘆

然大息姑記本末寫嵜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

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或問養生鍊氣之道曰養生者節制之常也鍊氣則術

也何以言之人生元氣所禀各有長短自有知以

來爲貪愛侵剥暴戾竊歛故長者短短者促不得

盡天年而終是以聖智之人有養生之論大要不

出少思慮寡嗜慾節飲食慎起居順時候和氣體

利關節而已矣能由是而行則六氣不能致傷而

諸疾不作可以盡其天畀元始之氣而以壽終矣使

非有節安能如是故曰節制之常至於煉氣之術

亦有至理大抵造化之妙陰陽配合而道化生焉人之得生本諸精氣丁吸升降之間而運動往來無滯故吸則氣昇遂以意引之注於極上呼則氣降遂以意引之注於極下火之極上則髓海盈溢通達於諸骸極下則氣海充滿透徹於諸脉此亦造化自然之機發如此使非陰陽得類配合虛無之氣雖能升降流轉亦不成化故曰偏陽不生孤陰不育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已然則氣無形質何以交化曰氣以虛通類同則感譬之礠石引針隔關潛達燈頭有煙火光自趍天機自然非由人耳是道也自下而上由上而上往來運轉如環

無端與天符合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盜天之機豈非術乎服食之法何如曰參同契龍虎經石函記皆以言之蓋疏達腠理堅固體質之義也夙處頭而黑薺食柏而香頸處漢而癭齒居晉而黃乃所食之氣蒸性煉形故不期而變此亦至理存也但伏煉金石反以戕生矣

問漢舉賢良文學對策蓋既舉其賢而又取其言以觀其才即成周以德行道藝興賢之遺意也其舉孝廉則取其德行而不察其謀論則人雖純行無推行政事之才亦無益於國矣故左雄謂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

施用况多庸鄙之流以權勢而得故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之法以革繆妄濫竽以補察廉舉孝之不及雖未如賢良對策之盛抑本末兼備不徒塊然孝廉矣今之選舉不問其人品德行何如徒以文章合格而舉之無恠其入仕之狼狽也誠能於既仕之後再設賢良孝廉政事異等合為一科 勅撫按官會布按二司公同薦之於 上則人才未必無所感激而邪行汙辱之流或亦可以少息雖成周鄉舉里選亦不過是矣

突厥歲侵無已宇文士及請避寇遷樊鄧而群臣多贊行者獨太宗不肯言能假數年願取可汗以報李

滅而臣之由此觀之雖當興王之時未嘗無爲亡國之計者在君上聽之何如耳周公雖營東都洛邑其居仍在鎬京至平王有犬戎之變必不得已而後遷若無大故輕致遷徙是自拔根本動搖人心雖中才之人不肯爲而況聖賢乎景泰初徐有貞遷都之說亦士及之流也幾於敗國家

夢之說二有感於魄識者有感於思念者何謂魄識之感五臟百骸皆具知覺故氣清而暢則天游肥滯而濁則身欲飛揚也而復墮心豁淨則遊廣漠之野心煩迫則跼蹐冥竇而迷蛇之擾我也以帶繫雷之震於耳也以皷入饑則取飽則與熱則火寒

則水推此類也五臟魄識之感著矣何謂思念之感道非至人思擾莫能絕也故首尾一事在未寐之前則爲思既寐之後即爲夢是夢即思也思即夢也凡舊之所履晝之所爲入夢也則爲緣習之感凡未嘗所見未嘗所聞入夢也則爲因衍之感談怪變而鬼神罔象作見臺榭而天闕王宮至懺燼餘也以踏茄之誤遇女子也以瘗骼之恩反覆變遷忽魚忽人寐覺兩忘夢中說夢推此類也人心思念之感著矣夫夢中之事即世中之事也緣象比類豈無偶合要之漫漶無據靡兆我者多矣呂氏月令乃韋合傳會之書柳子厚論之詳矣聘名士

禮貴者何時不可獨於季冬之月何居令奄尹申
宮令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游四時皆不可
不謹者獨於仲秋之月行之季夏之月不可以合
諸侯起兵動衆時有亂民敵國之變將止而不舉
耶孟冬之月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使他
時有大疑大事將不得卜耶故曰有俟時而行之者
轍轍有人不俟時而行之者此類是也不可以槩擬
也嘗謂月令之書出於一安小正成於周時訓解其
日次星中東風解凍之類皆以天時授民事與夏
小正義同至當而不可易其及時令則有大水寒氣
寇戎來征夫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之類即

時訓解所謂風不解凍號令不行獺不祭魚時多盜賊鷹不化爲鳩寇戎數起之類是也此皆術士災應誣罔之論非聖人之所擬其謂曰甲乙帝太皥神勾芒其虫鱗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等類無非牽合傳會之義說者謂其採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其所許亦淺矣君子講學在辯其義理是非而已古與不古又烏足論柳子謂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乎以爲至論

古今流通國用者有五銀錢布帛穀鈔是也然莫不有弊焉皆小人竊利以欺法耳鈔楮易以銷爛不一

久行滯創之始百物耗散權而行之可也用銀市易小物不便況銅作假農被奸欺布帛久則日就紕薄又不可尺寸而裂穀粟久則僞爲滋潤又有負載之難皆不堪充貨是棄有用於無用矣惟錢隨多寡俱便於市物用雖久不易於毀壞通工易物惟此爲便但日久法弛貪利之徒私自鼓鑄或鉛鐵僞爲甚至輕薄不成肉好周郭文字之制而但具形象可以風飄水浮錢法之弊莫甚於此夫泉貨者濟物通變人主所以權天下者也令乃使姦人操其權而壞其制是竊人主制世之具以自利矣豈盛世之所宜有乎嚴盜鑄之法重僞錢之禁

所不可已者也然欲止私爲於下必先定規制於上官不惜銅愛工輕重適中頟以五銖錢至五銖則銅價過本鑄之無利誰復爲之此官府清本之大法也要人能守其禁制使鉛鉄輕薄之錢不行則人主制世之權孰復能竊之哉今之制錢不異五銖宋之舊說充滿天下而私鑄惡僞日甚何也曰利之所在姦必趨之官法漫渙弊乃日滋耳古謂糾察不精無所發覺雖有懸金致賞之名竟無報獲酧與之實豈非以是乎哉

稽古典謨誥訓堯舜禹湯君臣之所施措者無非致治之實如平章百姓敬授人時愼徽五典播時百穀

六府三事允治是已其君臣之所告戒講學者亦無非為治之實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懋昭大德建中於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是已晉永嘉之後謝鯤王澄曠達虛誕之風汚被時流而朝士大夫競相祖習以為高致其於上古君臣致治之實蕩然廢敗一蹟不存當時雖有卞壼奏欲黜屏浮偽以登豪賢為鎮安社稷維植紀綱之謀乃為王導庾亮抑沮而止卒之王敦蘇峻桓玄父子相繼作逆使晉室陵夷羯胡雲擾是誰之過哉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國家養賢育才將以輔治乃倡為講求良

知體認天理之說使後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虛談終歲嚣嚣於心性之玄幽求之與道致治之術達權應變之機則闇然而不知以是學也用是人也以之當天下國家之任卒遇非常變故之來氣無素養事未素練心動色變舉措倉皇其不誤人家國之事者幾希矣此於南宋以來儒者泛講之學又下一等爲社稷計者不及時而止之待其日長月盛天下盡迷則救時經世之儒滅其跡矣誰主張是誰綱維是邊鎮梗而不能制四夷强而不能禦盜賊横而不能滅奸權肆而不敢犯禍亂紛沓誰爲厲階主盟世道者不可不加之慮矣

高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討劉闢卯時
宣命辰時出師將卒之志素定械器軍資素備故
爾其終赫然成功非偶然也今也寇至而始整兵
兵舉而始集餉何異臨渴掘井詩云迨天之未陰
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君臣及時脩治之勤無怠
無荒之志不可不深致討如崇文也崇文杜黃裳
所舉宰相不可不知人信夫

杲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因問温公如何張曰
大賢也杲曰然則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張曰
公便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官做故如此嗟乎
臺諫之職將以論不賢也知其賢而反論之是何

爲心哉其天理人道處也甚矣官祿安得晏然而享乎

鄭大水龍鬬于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明於人之道者不惑於非類子產其有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少有高尚性好山水每有遊覽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屋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

雷次宗與子姪書曰人生之脩短咸有定分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禀之中順而勿率爾汝等年各長成冠娶以畢脩葺衡泌吾復何憂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邵菴曰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缺乏
野人取松老柏之根枝葉實共擣治之研楓肪羼和
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

劉虬曰虬四節臥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
暮情於魚鳥

盛弘之記荆州載鹿門事云龐德居漢之陰司馬德操
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尒休
暢

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
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岩猿流聲於白雲之上
遊者常若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

入神遊極八信奇筆也

漢高帝自言吾不如張子房韓信蕭何吾之所以得天下在用此三人耳而韓信亦面言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後世論帝者亦不過曰漢屈羣策而已夫已所不如之人而肯爲吾用已之不善將兵而善將兵者我得而將之羣有策焉我得而屈之此其不能之能必有以高乎一世之人者矣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恐劉備說劉表以襲許郭嘉曰表才不足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於是操行弗疑操既北備說表襲許表果不從表卒操軍至蒯越等勸劉琮降操曰將軍何如劉

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孫從之初魯肅聞表卒言於孫權曰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曹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請於此時弔表二子及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操權即遣肅行至南郡而琮已降操矣此景升父子自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操遣鍾繇向漢中劉璋聞之內懼用張松計使人迎備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劉巴亦諫曰備雄

人也入必為害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

璋並不從備至蔽嘆曰此所謂放虎自衛者也

不二年備圖遂有全蜀此璋自不知才不足以御

備故也嗚呼人不有以過乎其人未易能用其人

也若漢高帝之為高帝真英雄也哉

漢文帝不用竇廣國為相恐天下以私廣國也元帝不

用馮野王為御史大夫恐後世謂私後宮親屬以

野王為比也彼賢有行■廣行能第一野王公論所歸

者且以嫌避如此不為公論所歸者其又可假是

位乎然其後竟罹王莽之禍光武時馬援位不稱

才爵不酬忠光武豈閒賢者始以其女為太子妃

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爾明帝思中興功臣圖
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
馬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蓋懲
莽禍非但欲如文元二帝避嫌而已

申屠嘉之為相也大中大夫鄧通戲殿上文帝則聽其
檄召度已見困然後遣使謝而請之内史晁錯穿
宗廟垣而景帝不容其問且自詘乃我使為以芘
有罪周亞夫之為將也文帝勞軍至候其壁門至
從其軍中不得驅馳之令而有真將軍之嘆亞夫
之為相也景帝滋疾降虜既不能用其議大哉不
箸又待以非禮免官非其罪而又以非罪召[illegible]

尉嘉亞夫賢將相也立文帝朝皆能彊直自遂及
景帝之世皆嘔血而死然則嘉亞夫之能遂其職
於前而無槁心負氣之累者豈獨嘉亞夫之賢也哉
今執二人始末觀之文景之優劣明矣
織盜飲酒非剪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具漢文帝
金錢之愧唐太宗布絹之給非刑賞之正道也
漢武帝遊宴後庭以宦者典書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
令僕射以司馬遷為之遷故太史令坐上書救李
陵而下蠶室者至宣帝因用宦者弘恭為中書令
石顯為僕射國家樞機之任歸於昵近自此宦者
竊威柄矣東漢和帝誅竇憲宦者鄭衆與其謀策

勛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賢之以為大長秋常與之議論政事自此宦者專事權矣夫遷本賢士夫衆之爲人皆不世有二帝任之遂為後世故事豈貽謀之道哉先儒謂宣帝開三大釁終以亡國用恭顯其一也又謂衆雖賢於其徒然開端作俑終為漢世大患孝和之罪也二帝之事豈獨以亡漢國為漢世大患而已哉後世受宦者之禍二帝始作俑之罪也宦者置身非所當任以成後世之禍司馬遷鄭衆不能逃其罪也何賢之足稱也

曹操在兗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為兗州牧郡縣皆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阿甄范

三城以待熊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為東平相表紹進軍攻許田豐以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虛不宜便行紹不從豐強諫迕紹官渡之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是故操終有天下而紹自是敗滅趙染軍次新豐有輕敵色其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鬬況於國乎不聽與索綝戰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是乃斬徽染不足道也智謀之士君默擇其所事哉唐莊宗與梁人

相持於河上粲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金全帥子弟擊却之於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已出金全等賞皆不行人皆言關東之變劉后吝財之罪以此觀之莊宗固有以致之者矣

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夕食封人跪飡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為布衣從人寄食人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母情固有所不容已也

齊桓公會飲群臣鮑叔牙奉觴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求束縛於魯時効箴規於宴樂之間勉旃蓋如艱難之際叔牙一言而君臣兩戒焉其後仲謂桓公亦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此齊之所以霸也漢馮異舉以告光武曰願國家無

志河北之難小臣無忘巾車之恩唐魏徵舉以告太宗曰願陛下不忘布衣徵不忘叔牙之為人也君臣之間當如是也

賈誼年二十餘至太中大夫以少年短之竟不免謫死楊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遲暮而卒登三台位園花澗草於此見之學者恨不到關西耳苟有良田何憂晚歲洛陽間世才也矯矯登朝始通終厄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造物者其有忌乎吾於人何尤

百里奚飯牛而牛肥（見說苑）卜式牧羊而羊息金日磾監馬而馬壯（見漢書）事雖鄙足以占其才百里奚以飯

牛受知秦繆公卜式以牧羊金日磾以監馬受知漢武帝人之才固隨用而見而亦難乎其見而識之者世無秦穆漢武雖豢龍之劉累終不遇也

馬援對光武有不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語當上下之分未定之時志建立者擇君而仕誠不爲過范增而漢用張陳之儔矣呂布而蜀用關張之亞矣王猛而晋用王謝之匹矣李密而唐用褒鄂之倫矣有才而不知擇所事或比之匪人或矛然欲以自用其不能名世也惜哉

朱子與吳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功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

夫全少點檢諸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凡遍以告之曰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觀此則知文公先生亦曾悔悟自己偏於講論文義之非子靜先生亦非不曾講學者但其門人無識各競門戶之勝自相排詆遂致二先生有支離禪定之異後學不能深察詳考隨聲附和眇無會通之見崇朱者以講論為有六容二

守陸者以禪定爲要執終身哢於聖人之學而不

自知由之各相沿習誤天下後學至于今尚然

古聖智之人雖任直道而行亦酌手時措之宜蓋明哲

自處保身爲重耳是故仲尼居亂國而無虞箕子

遭惡主而獲免後人不量時勢而進卒至以身當

禍雖微赫赫之名終失大雅之度矣

古人文法皆有祖𥳑非内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

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劓費無

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𥨊

奮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于單

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

孫卒郈伯麩季昭公遂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劾之爲姦臣贊曰三宰肅凶牝奪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鼠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秦焚書坑儒起於李斯手斯之先固有爲此說於秦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詼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曰羣臣爲學

門子好辯可亡也又曰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主以是過了而臣以此徙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為異說者一則駭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

符堅之於王猛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朕奇卿於楚見擬卿於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是何相知之深及猛寢疾堅

臨視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以便社稷卒之淮淝之敗遂至亡國其言之驗若燭照之是何始之相信而終之相背英雄如堅亦劾慧之品況不如堅者乎所以自古君臣相信為難也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誦之謂之等身書